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臣蕭子顯撰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麟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永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雜黍之客次則揭獨性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爲異哉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岑出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戒果志遠道未或非然會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

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逷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些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勞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粮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憎紹標志高栖躭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為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

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大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行根如意筍籜冠僧紹闡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大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鑒珠以遏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

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為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為榮泰始初為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為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為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蜑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臨官人也祖赴晉隆安末

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
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
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
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
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
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
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
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
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

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安讀詩
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illegible]
不復講太祖輔政悅勸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
中使迎勸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
曰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
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
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
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
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爽代進今火澤易位三

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
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
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
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
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旣盡矣請從此退是時負外郎
劉思劭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
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負於昔兼軍警屢興
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
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
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
其水草負富相輝捐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
賂塞鄭衛之倡變厚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
大哉又彭汴有鴞梟之巢青丘爲狐兎之窟虐
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

編髮而慙生者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
天人引領之望下弔黔黎傾首之勤授鉞衞霍
之將遣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即恠山不足指而傾瀚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
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夜惟寅思弘治道
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旧懷其勤至矣吳
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疚
位竝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
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
加矜貢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
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為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
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
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算為數術多效驗
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
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
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
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
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
異學者牙相非毀歡箸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
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
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
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
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

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
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
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
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
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
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
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
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
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

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乳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夏夷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會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

敎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敎文而愽道敎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愽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敎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禮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嚾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駮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

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戎善行交蹈
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
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
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
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
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
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
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
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曰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作乖詭若此何
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
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縣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盜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
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
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
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
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
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
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
編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
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
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
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
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
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

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
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
揔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
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
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
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
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
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
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

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
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
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
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
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
無窮爲萬物而无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
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
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
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

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逮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
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
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
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
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
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
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
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
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
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
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
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
工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
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
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
居西昌三顧山馬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
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
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
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爲司徒主
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
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
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乃箸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甘
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
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
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
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
箸書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庶得備録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
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
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
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乃箸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
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
誡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
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
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
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
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
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斆
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

中軍衞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
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權葺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
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
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舍受見許一夜忽乘
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
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

十六初求婚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官
情求弟默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
居東離門六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違元
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默謂人曰我作齊書邑竟
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邸外家儉
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
章王命駕造門默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
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默秘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默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遊宴樂不閑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默欲結
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
此默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
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
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
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朏致仕慮後
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悅令
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常侍太常卿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
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
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
术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荆州教辟虯為別
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虯等各
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
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
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愚
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涉泗稷節之辯
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
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敢加軾轘之義虯精信
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
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
戶之內又有香氣及聲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
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馳騁日月之車得傾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表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寵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耳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桓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辭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
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
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
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
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
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
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暈

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
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
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
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主儉餉測蒲褥頃之測
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
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
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
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
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

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
嶺箸衡山廬山記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虬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賛
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虬同徵
爲通直郎郤帶中與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遵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産及子栖京産少恬靜閉意

宋官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爲欵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晞爲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晞講說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
供資供待子栖躬自屨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曰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泛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菁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品谷含懽辭蘿起步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自壁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

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夫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

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屢吉先吾誠未能
景行坐忘何爲不希 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
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
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驎士未嘗答也隱居餘
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
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
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
意驎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池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敢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
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
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吳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
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
貧藜藿霍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
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厄鞠稚吞苦
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
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
子舍人竝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
十耳日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
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
也著周易雨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僑乃自作終制
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泰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爲著作郎建
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
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麈尾
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栖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

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
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
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
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
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
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捃遺
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
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勑出
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
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
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
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
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
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
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
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其禮從樂和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佐舉
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
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
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
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
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
墜五及無閒刃樹劒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
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
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指妻在鷹庇

鴿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下連環歸乎適變今
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
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
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鑿
單種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
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
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
俗對校眞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
善用之即眞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

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
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
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
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
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
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
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舉
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
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
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
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
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
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
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
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
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
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列傳第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臣蕭子顯 奉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社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廩義太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摽物矣理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問之曰崔邪利摸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今忠孝竝弘臣子兩節泰始初淮北陷沒

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飡減食以供母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

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使
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
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
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
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三年有詔蠲表
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
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陰妨他地遷
塹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
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
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
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豫章王領湘
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
于家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高義熙末戍長安

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
安陷虜豪攻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
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毋遭艱棄食
天生亦棄食毋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
肉與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
歲遭父喪不粲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竝表門
閭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
性尋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麻半畝
朝採麻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
子妻卓氏守節不嫁盧家奪其志未嘗告歸
靈敏事之如毋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
值歲饑毋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賈言辭哀苦鄉
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不
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許義興蔣儁之妻黃
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
之毋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
里中饑餓者隣里未嘗求借未嘗違同里陳穰父毋

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
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
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餓
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
以葬丁爲辦塚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
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
門閭蠲租稅又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
俱焚死太守劉悛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

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
旦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
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
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
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
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
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
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
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樵采夜紡

續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

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
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
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
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
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
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
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
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居同居
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
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
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姨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
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此達
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
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亦不受弟
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
居會稽首少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
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

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
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
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楊州刺史豫章王辟
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輿弟幼輿俱
屬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
貧枯稿詣人不倦鄉里稱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
修謁永明十一年伯輿卒幼輿少好佛法晚落
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盧及文殊恩慕泣血
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
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
心符三教以父沒獦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
銜罔極之凾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
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宋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
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
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求明中手
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
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戚與刺史
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
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
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
罪人宥而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
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
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
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
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
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
於津陽門伺殺謙之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
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
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
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正
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諶從祖兄弟也父
孝孫左軍叡明初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
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
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
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
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
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榮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
和謹仕爲原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
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
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
之哀已也湘州刺史土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
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
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
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
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豫亦孝父臨亡執
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豫悲國悶絕吐血數

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豫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咲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檐斛蔌若將詣市聞豫死棄檐號泣鴈門解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屢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閒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

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溱烏頭見老翁步
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 祖以為南康王子琳
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
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
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
親視殯斂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
盡哀泌壻萃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董門郎念子
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
張融與京產相友善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
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為劣以今方古
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
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
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
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刺
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
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
栖以為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

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
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
每營冥祭無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
絶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血隱東山遺書
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
初胤兄點見栖歎曰鄉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
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
年刺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

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
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隣告之縣
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遐業有風槩與
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
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
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
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反事敗閑
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

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閉抱閉
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流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
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蓋桂辛
酸容遷本質而旌閭竊重問餘存牢不過鯁寡
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奬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忞

臣蕭子顯撰

倖臣

紀僧真
劉孫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

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
衰周侯伯專命桓文覇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
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
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
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
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
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勗恨於
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
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愼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竝
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
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
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
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顯阮佃夫之徒專
爲倖矣齊初亦用久學及以親信關讞表啓
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
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貧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眞丹陽建康人也僧眞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眞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眞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眞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眞託劉秉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眞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諱耳僧眞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大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惠郎突入東門僧眞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

眞領親兵遊羅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
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燮褚淵僧眞啓上曰
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
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孰慮太
祖納之太祖欲廣陵起兵僧眞又啓曰主上
雖復狂鬱虐加萬民而累世基猶固盤石今
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
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
北走胡中寫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
能逐我行耶僧眞頓首謝無貳昇明元年除員
外郎帶東武城令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大
祖坐東府西樓望石頭城僧眞在側上曰諸將
勸我誅袁褚意不欲便耳及沈攸之事起從
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大祖遣衆軍掩討宮城
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眞謂
衆曰叫聲不絕之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
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
出頓新亭使僧眞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

府令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跡皆付
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下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
陰治城得一錫鉄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
僧眞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大遠之物九錫之
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巳剋日
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眞更請上選吉辰
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
亦何異呼衙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
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
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
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眞典遺詔
永明元年寧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
守又爲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眞善於親
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自送之笑曰人何必討
門戶紀僧眞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眄
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爲建武將軍建康
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
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

眞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眞歷朝驅使建武元年
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眞治
郡僧眞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
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
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有
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
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
圍朐山遣法持爲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
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
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苑敕沈廣之赦
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
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
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
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
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令天地重開是卿
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萬書疏使主
書七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

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
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
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
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
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
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
姓安怙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欽脩治白下城
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東民丁隨寓之爲道者

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
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
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魯
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
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
士不堪治國唯太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
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六
十七

如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爲小吏

歷齊幹扶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史世祖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度東宮

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

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齊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致法亮涶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齊幹直長昇明初爲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倖四方

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脩宗上郢世祖鎮盆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廢東宮世祖即位爲制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宣通密敕呂文

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
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
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
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
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
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
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
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
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既
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
而竦躬位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
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
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
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
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
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

居亘設蘭錡豜林精卒重屯廣衢至于元戎啓
轍式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
驚轟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摠成
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
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
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
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既貴且富